

莊勇

財主與拉撒路



閒話雜談

菲律賓天主教會主教團主席查密樞機主教在一場證道中強調，腐敗的根源在於漠視，並痛陳在窮人持續受苦之際，富人卻能逃避問責。他同時還分享了財主與拉撒路的故事，這個故事記載於《聖經》，財主是一位富有的權貴，拉撒路則是一個討飯的乞丐。

查密樞機主教在其證道中所提及的腐敗，是指最近曝光的政府巨額防洪款項被貪官污吏中飽私囊一事。他之所以援引《聖經》所記載的財主與拉撒路的故事，是要讓大家通過這個故事，來體會我們目前所處於的這個社會有多黑暗和不公平。

查密主教在證道中，用財主來影射當下那些吃香喝辣的貪官，以及那些為富不仁的富豪巨賈，拉撒路則是用來比喻那些貧困交加的底層升斗小民。根據記載，耶穌對他的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的零碎充飢，並且有狗來舐他的瘡。後來拉撒路死了，靈魂被天使帶到樂園，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不久財主也死了，靈魂卻在陰間受痛苦。

雖然《聖經》沒有明確述說為何拉撒路死後靈魂會被帶到樂園，但基督徒一般都知道，他應該生前是一個敬畏神的人，死後才可以投入信心之父亞伯拉罕懷裡。財主之所以死後到陰間，應該是他不敬畏神。

我們如何能知道財主不敬畏神呢？其實，從這一段經文的記載，我們不難看出端倪。首先，《聖經》說財主天天奢華宴樂，意思是說他整天都是活在紙醉金迷當中！一個敬畏神的人，即使是富甲一方，也不會過著夜夜笙歌的奢侈生活。以上經文說他天天奢華宴樂，即是說他生活放蕩，整天就只顧

著吃喝玩樂。

經文中說拉撒路被人放在財主門口，倘若財主對拉撒路有憐憫之心，他應該會主動去幫扶他，這樣拉撒路就不必天天都被人放在財主門口，所以說財主對拉撒路的艱困處境，應該是不聞不問。拉撒路被人放在財主門口，那麼他住的地方，應該離財主的家不遠，後者對他的處境，應該也是瞭若指掌，可是他卻對人家的困境無動於衷，說明他有多麻木不仁。

財主天天奢華宴樂，他一天三餐應該都是大魚大肉，但是拉撒路被人放在其門口，卻不敢奢望財主能夠施捨給他一碗飯，只想得他桌子掉下來的零碎充飢，財主為有多吝嗇可想而知！自己過著窮奢極侈的花天酒地生活，對有需要的人卻是一毛不拔，這種人真是可惡至極！

這段《聖經》記載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財主自始至終都只被稱為「財主」，並沒有提到他的真實姓名，那個討飯的則一直被用他的實名拉撒路來描述他，說明對上帝而言，一個人不管有多富裕，倘若並非虔敬者，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敬畏神的人，則是一直都被上帝重視和顧念。《聖經》記載財主死後靈魂在陰間受痛苦；拉撒路則在樂園享受亞伯拉罕懷抱的溫暖，說明上帝是一位賞罰分明的神。

查密主教在證道中援引這段《聖經》記載，主要是警戒那些吞嚥民脂民膏的貪官和剝削平民的為富不仁富豪，倘若不誠心悔改，將來必定會有報應。

同時也安慰那些奉公守法的升斗小民，只要安分守己，上帝不但知道他們所受的痛苦，且終有一天會為他們開一條生路，引導他們走出黑暗。我們若是處於人生的低潮，千萬不要灰心，因為前面的道路必定是寬闊且光明的。

10/1/25 (三)

徐國強

我的五中學長 (二)

——立鄉土文學豐碑的陳志澤



特稿

我於1978年移居香港，2004年參加香港作家聯會。後來在作家聯會活動上認識了許寶鎮，他是五中63屆學生，七十年代初來香港奮鬥。他的文學基礎深厚，散文、報告文學、雜文、小說都很有水平，經常在國內外一些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有一次他向我提起我們五中校友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叫陳志澤，是62屆的學長。於是我那年清明節回鄉時，就約了志澤兄見面。記得見面是在他住的豐澤小區的家中，當知道我不僅在五中讀高中是校友，在凌霄讀初中也是校友時，他說我們是「雙料校友」。我們都很興奮，我們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志澤兄在2007年的全國性「紀念中國散文詩90週年」活動中獲評為十名「中國當代優秀散文詩作家」之一。此時他已經是一位成就斐然，名滿國內外的作家了。出版有《泉州漫筆》、《守望》、《陳志澤作品選》等二十多部著作。

這一次他贈送我一本他的代表作之一、散文詩集《讀泉州》。他在書中寫道：「我的目光與太多太多的神奇相遇，

驚喜之餘，我不能不承認，我讀不盡泉州。」讀不盡的泉州，寫不完的家山，成就了他鄉土文學上的一塊豐碑。

記得這第一次的見面，他就鼓勵我要多寫散文詩，並認為讀書要多讀原文。他認為魯迅的《野草》是散文詩的典範。他還對時下文壇中的浮躁之風不以為然，他也不為己甚，顯現了當下一個既有紮實功力又有一定成就作家的大度和胸襟。

前幾年，我即將出版的散文遊記集《千里關山千里夢》請他作序，他很快便就答應了。他在序文《足跡與情思的美好融合》一開頭就寫道：「我與徐國強先生相識不算早，但如果逆時間的潮流追溯，我們在上世紀50年代末就曾同在凌霄中學念初中，後來又同在泉州五中念高中，難得的『雙料』校友。那時雖不相識，誰能說，校園裡我們的腳印沒有重疊過，我們的話音不曾融合？」

母校，校友，是一輩子的情呀！

我很高興地看到，近幾年，志澤兄的創作熱情和精力依然很飽滿，不時有傑作發表和文集出版，朋友圈裡似乎天天有他的作品介紹。他對散文詩的精品評論和散文詩的寫作技巧的文集很受歡迎。

靈子

防風應變顯效率 細節部署可優化



港真評論

香港成功挺過「風王」樺加沙，市面在強風過後馬上恢復正常運作。筆者認為，今次特區政府在面對極端天氣時迅速啟動全方位跨部門協調防風應變機制，超前部署、彈性安排及高效率的工作值得充分肯定，惟今次防風防災期間仍出現了一些尚可優化的細節問題，特區政府應好好總結和警惕這些問題並做出改善措施，為防範未來可能出現的自然災害做好更全面的準備。

在樺加沙吹襲香港之前，天文台就發出警告指，其潛在威脅被評估為與2017年「天鴿」及2018年「山竹」相若，其中心風力高達每小時195公里，比2018年山竹每小時175公里更高。所幸樺加沙的路線發生改變，未有正面吹襲珠江口，但仍令本港高掛10號颶風信號近11個小時。

儘管天文台多次發出警告，特區政府亦不斷勸喻，但是在樺加沙襲港期間，依然有一些市不顧勸喻和警告，帶同稚童到岸邊或危險地方觀浪、追風，更有一家三口在觀浪時墮海，需由附近船隻及消防救起。在極端天氣下不顧警告和自身安全追風逐浪，不僅危害自己及兒童人身安全，更可能連累救援人員，是極度自

私不負責的行為，未來特區政府有必要進一步提高市民的安全意識，除了加強宣傳教育，亦可善用法律手段，考慮修例或立法，增強法律阻嚇力，更有效遏止追風逐浪高危險行為。

其次，在台風吹襲前，本地菜價、肉價大升，有部分地區的菜價飆升到一斤50元，麵包、急凍食品、膠紙及杯麵等亦出現斷貨的情況，更誇張的是有人趁機發「台風財」，在二手平台炒賣膠紙等防風用品，宣稱「早買早享受，遲買貴幾嚙」。事實上，每逢台風襲港，本地各樣物品的價格都會大升，令基層市民倍感壓力，特區政府應學習參考如深圳、廣州等大灣區城市的經驗，在台風前準備好物資供應的同時，嚴禁哄抬價格，捏造、散播漲價訊息等行為，紓緩基層市民壓力，減輕市民搶購物資的恐慌心理。

其實，隨著全球暖化的加劇，極端天氣及自然災害出現的頻率亦逐漸增加，未來本港可能會在一年中經歷數個「風王」級別台風的吹襲。特區政府在進一步教育及規管市民行為的同時，亦可考慮制定更進取的防風保護措施，例如提升海岸防線抵禦能力、疏通水浸黑點排水管道及強化「海綿城市」建設等，未雨綢繆地強化本港的防風防災能力。

泉源森

防洪弊案震驚全國



無所不談

近日由菲律賓國內防洪弊案所揭發出來的政府種種貪腐現象，不但震驚全國，更使全國民眾感到憤慨，對這些無恥政客公然貪污行徑，中飽私囊，無不深表譴責。

國家的經濟狀況本就不佳，要靠舉債渡日，還遭受貪腐政客的層層剝削，難怪國家的防洪工程會不堪一擊，百姓一遇颶風便死傷無數。

菲律賓的貪腐現象早已不是新聞，大小官員幾乎無一不貪，公權力蕩然無存；從海關、稅務到地方執政體系，層層抽傭、官商勾結、目無法紀，稅收雖多卻進不了國庫，反而淪於政客與財團的私囊。這樣的國度，人民怎能不怨？國家怎能不窮？

這次的弊案有多名華裔議員涉及，臭名遠播，這些華裔議員需們心自問，你對得起千千萬萬投票選你的選民嗎？對得起努力交稅、奉公守法的民眾嗎？這些老百姓的血汗錢是你們所能貪的嗎？你們的良心不會感到不安嗎？

如今，最尖銳的矛頭，直指防洪工程。菲律賓地處颶風與洪水頻仍之地，水患年年重演，本應成為政府施政的優先項目。然而事實卻是，每一任總統高喊「防洪」口號，每一次都有鉅額預算編列，但結果卻是洪水依然，災民依舊，受災畫面年年重播。究其原因，不是技術不足，不是資源匱乏，而是資金遭人巧取豪奪，工程淪為「貪腐提款機」。

承包商與官員裡應外合，標案暗箱操作，偷工減料成為常態。媒體調查揭

示，治水預算往往有高達三分之一「蒸發」於貪腐之手，難怪所謂的「防洪設施」連一場中等颶風都抵擋不住；這不是治水，而是養肥吸血蟲！

小馬總統執政以來，原寄望他能帶領菲律賓走出家族歷史陰影，展現新世代領袖的風範。沒想到幾年過去，他在外交政策上搖擺不定，在內政上更因將杜特地送交海牙法庭審訊，與防洪貪腐醜聞等而陷入信任危機。雖然小馬屢屢放話要追責，卻遲遲不見真正的清算與改革；雷聲再大，若無雨點，人民只會更加憤怒。

菲律賓的歷史早已告訴我們，一個無法根治貪腐的總統，最終不是被迫下台，就是任滿後身陷囹圄與官司。今日的小馬，若仍選擇與既得利益妥協，若仍任由家族政治與財團勢力綁架，那麼他的執政只會重蹈前人覆轍，甚至可能提前終結。

我們必須直言，防洪問題只是冰山一角，不是單純的工程問題，而是制度與政治意志的問題。沒有清廉的政府，沒有透明的監督機制，任何天文數字的預算都只是養肥蛀蟲的糧倉。若小馬不能在這一關中痛下決心，斷然清洗涉案高官，推動真正的反貪機制，那麼他不僅無法留任，恐怕還將成為下一位貪腐輸家。

菲律賓人民的耐心已到極限，若政府不能治貪，何來治水？若總統不能守廉，何來政權穩固？

治水不治貪，最終讓這個國家沉淪在泥濘與腐敗之中。

菲國經濟陷困境，舉債渡日難還清，大小官員皆貪腐，稅收緊多帳不明；百姓生活失安寧，貧富懸殊分階層，國家困頓人民苦，全源自貪污罪行。

靜銘

紀念對日抗戰勝利八十週年



小瀨初月

血染山河萬里荒，日軍犯境國瀕亡。英雄別母奔前線，壯士離家赴戰場。彈雨齊飛轟鬼子，機關伏擊殺豺狼。同仇敵愾忘生死，勝利歸來骨返鄉。(2025年9月18日)

喜晤許松林兄妹

詩書傲骨走天涯；五萬離聲迎翠霞。避難三年君尚小，重逢驚嘆美風華。

九月二十日在金耀兄的壽宴上，與許松林兄妹喜相逢。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一日，獨裁者終於露出他的猙獰面目，查封報館，抓捕報人和反對派人士。我在兩星期前便背著簡單的行囊，連夜離開馬尼拉，來到這座被翠綠擁抱的許君農場，過著半隱居的悠閒生活。這座農場有三多：雞多、老鼠多、鬼多。雞——五萬隻；老鼠——雞童(Poultry Boy)每晚都能徒手抓到幾十隻；在七三年某次超級颶風的晚上，工人竟抓到九百餘隻大小不一的老鼠！

許君規定抓一隻大的可獲十仙，小的十五仙。隔天早晨，石壇上整齊齊地排

滿了鼠屍，十隻一排，像是列隊等待接受檢閱的士兵。

我剛來農場時，每到三更半夜，都會聽到敲門聲，或是開門鎖的聲音，幾次打開房門，外面哪有什麼「人」！！嚇得趕緊鑽進被窩裡，把全身包得結結實實……。

好兄弟可能是聞到陌生的「人肉」味，想要認識一下？問女傭，她們說，每天早上三、四點到天台洗衣服，都有黑衣「人」坐在樓梯旁，久而久之，已經見怪不怪！天台上有個閣樓，三面玻璃，裡面供奉著黃大仙、觀世音、關聖帝君、土地公。許君每天都會親自打掃得一塵不染，但傭人說，時常看到有黑人在裡面跪拜叩頭……。雞童告訴我，每當陰天，尤其是細雨綿綿的晚上，經常看到一對情侶坐在樹下相擁而泣，或是手牽手，漫步在朦朧的月色中。附近村民說，日據時，這對情侶參加了游擊隊，事敗後被矮寇殘殺於現今農場所在的位置上。

凱老在該社居住了數十年，孑然一身，許君僱他擔任農場夜間看更。每年中元節和農曆除夕，他都會告訴許君，昨夜看見很多當地已經往生的亡靈成群結隊地走進來：包括仙道斯社長、范尼道警長，還有昂洛、馬連洛……，大概「牠們」是想分享幾味供品和拿一些冥幣，以便帶往陰間使用。* * *

許母課子甚嚴，兄妹三人幼承庭訓，同心協力，把父親留下的事業經營得非常成功，而且不斷擴大；正是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更勝於藍。(2025年9月21日)

鄭亞鴻

孫女的心願



談今論古

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國慶節，首都北京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國內的許多城市都舉行隆重的升國旗儀式。看到在雄壯的國歌聲中，一面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我想起小孫女的一個心願。前些年，小孫女上幼兒園，放學時經常要我接。接孩子往往要提前去等候，幼兒園在小巷裡，放學時擁擠不堪，而且經常會遇到日曬雨淋。其中的辛苦，有此經歷的人相信都有體會。

我的付出，小孫女看在眼里。記得有次我去接她，坐在電動車上，她說：「爺爺，你接我很辛苦，長大後我帶你到北京。」我知道這只是小孩子的話，不會當真，但她懂得感恩，聽了還是很開心。我說：「到北京旅遊嗎？北京我去過好幾次了。」她說：「不，是到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聽了這話，我感到十分欣慰，小小年紀，有如此家國情懷，把到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當作一件很幸福的事。我說：「真的嗎？爺爺雖然幾次到過北京，還真沒到天安門廣場看過升國旗。」她說：「真的，等我長大後帶你去看。」我

說：「好，我們一言為定。」

今年7月，已是小學三年級學生的小孫女因參加課外舞蹈班培訓，被選中和她的小夥伴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到北京舞蹈學院參加舞蹈展演。臨行前，我故意問她：「你要到北京了，不是說要帶我到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嗎？」她答道：「我說的是長大後，現在還得老師帶我們去呢。」

在北京，小孫女她們的舞蹈隊參加北京舞蹈學院舉辦的「韶華杯」全國舞蹈美育成果展演，並獲最高獎項韶華金星獎。展演結束後，還在老師的帶領下，遊覽了天安門廣場、故宮、北海公園、天壇等。

幾天後，小孫女風塵僕僕地從北京回來了。我問：「北京好玩嗎？」她答：「好玩，就是很累，還有就是沒能到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我知道，在北京那4天，除了排練、參賽，還有一天多時間遊覽那麼多地方，已經很累，根本不可能再安排一大早到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於是安慰她：「你還小，以後到北京的機會很多，一定能到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別忘了，到時候帶上我。」

真希望有那樣一天，如果我還走得動。(2025年10月1日)